



美国反恐行动的神秘之师

海豹突击六队

SEAL TEAM SIX

他们是世界上最悄无声息的恐怖战队
他们喝蛇的毒液，还会在杀戮的过程中停下来，在死者的脸上留下一吻

[美] 霍华德·E. 瓦斯丁 斯蒂芬·坦普林 著 段淳淳 匡晓文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海豹突击六队

SEAL TEAM SIX



[美] 霍华德·E.瓦斯丁 斯蒂芬·坦普林 著 段淳淳 匡晓文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豹突击六队 / (美) 瓦斯丁, (美) 坦普林著; 段淳淳, 匡晓文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112-1456-0

I. ①海… II. ①瓦… ②坦… ③段… ④匡…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3613号

SEAL TEAM SIX

Copyright © 2011 by Howard E. Wasdin and Stephen Templi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海豹突击六队

著 者: (美) 霍华德·E. 瓦斯丁 (美) 斯蒂芬·坦普林 著 段淳淳 匡晓文 译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校对: 陈晓丹

责任编辑: 高 迟 毛文丽 装帧设计: 王强工作室

特约编辑: 徐颖妍 许 复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8 (咨询), 67078237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maowenli@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90×975 1/16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1456-0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为国家而杀戮

第一章 锁定目标，战斗开始 / 003

第二章 在最血腥的战争中存活下来 / 009

第三章 成为一个男人，在进入“海豹”之前 / 026



第四章 魔鬼战士，来自地狱 / 039

第五章 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灿烂燃烧 / 057

第六章 “海豹”的傻帽传统——任何疯狂都能照办 / 085

第七章 不论输赢，战争总是地狱 / 107



第二部 使命召唤，“海豹”的战争

第八章 冷静，放慢呼吸，一举击中 / 135

第九章 我们战场上见 / 155

第十章 抓捕艾迪德——摩加迪沙之战 / 160

第十一章 行动继续，朝任何一个威胁你的人开火 / 194

第十二章 行动，取消，行动，取消…… / 208



第三部 活下来的意义

第十三章 死神擦肩而过 / 220

第十四章 疼痛、伤残、追悼会……战争以后 / 237

第十五章 外交安保，我已不能执行“海豹”任务 / 256

第十六章 回到“人间”，新的挑战 / 263

第十七章 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 273

补记 / 278



S 第一部分 为国家而杀戮 SEAL TEAM SIX

我不想成为别国政府与祖国做政治谈判时的筹码，我不想被饿死在牢里，我不想自己被砍头的视频通过互联网传到世界各地。我们鄙视那些想要主宰我们的准独裁者们，只有我们自己才是自身命运的主宰者。我们生活在一个精英领导的世界中，我们可以选择随时离开。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准则：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灿烂燃烧。只要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我们就能干掉尽可能多的敌人。

我喜欢射击，喜欢打猎，
但从不热衷于杀戮。
然而杀戮是我的工作，
如果我不杀掉那些混蛋，
他们会像杀害海军陆战队员般地
杀害许多无辜的孩子。

——海军陆战队狙击手、火炮射击教练

军士卡洛斯·哈斯科克

第一章 锁定目标，战斗开始

Chapter 1

如果美国海军派遣精英部队，他们会派遣海豹突击队；如果海豹突击队派遣精英分队，他们会派遣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海豹突击队是一支相当于陆军三角洲部队的海军反恐、反叛乱部队，有时还与中央情报局合作。本书首次向世界公开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中狙击手的真实故事——我的故事。

作为狙击手，首先得学会隐蔽。虽然我们更喜欢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挨打，但仍然有一些武装力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能力。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出敌人的弱点，然而我们并不是无敌的。在波斯湾战争中我变得不堪一击，无助地被困在一艘为萨达姆·侯赛因效力的敌军船尾甲板上。一次在某个第三世界国家，尽管我精通掩护和隐蔽，但依然血淋淋地躺在飞机跑道上，当时我双腿布满了枪眼，右腿几乎被 AK-47 的子弹打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也不得不面对我们一直试图避免的事情。

1993 年 9 月 18 日凌晨，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我和队友卡萨诺瓦匍匐爬过一面挡土墙下沿，然后爬上一个 6 层高的塔楼。虽然当时天还未亮，但已经有不少人在走动。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大街上随意大小便。我闻到了火烟的味道，是索马里人在用晒干的动物粪便和其他任何可找到的可燃物生火，

用来烤熟所能找到的那少得可怜的食物。艾迪德深知控制食物供应的重要性。每当看到饥肠辘辘的孩子时，我就非常憎恨艾迪德，正是他玩弄权术才将当地人的生活逼迫到如此凄惨的地步。

我们所在的塔楼位于当地一个巴基斯坦人社区的中心地带。这些巴基斯坦人非常内行，对我们也很尊敬。每当茶点时间，负责为我们服务的小伙子总能为我们送上一杯茶。我早已喜欢上他们用于调茶的新鲜山羊奶。

当我和卡萨诺瓦往塔楼顶部外面爬行时，我们能听到小区内牧羊人的说话声，甚至能闻到他们身上的气味。我们趴在那里，盯着一个大型的没有屋顶的汽车修理厂，围绕它的则是一座绝望的城市。索马里人耷拉着脑袋、垮着肩膀行走其间。无助和绝望使他们脸色黯淡，饥饿使他们瘦骨嶙峋。

因为这里是这个小镇里唯一“较好”的一片区域，所以多层建筑都修整得比较好，混凝土砖房代替了城市内外最常见的用锡和木材搭建的斜棚。尽管如此，空气中仍然充满了人的粪便和死亡的味道，夹杂着绝望的气息。没错，人的绝望是可以闻到的。对于索马里，人们喜欢用“发展中国家”这个词来定义，但这纯属胡扯！在索马里发展起来的只有饥饿和战争。

我计算出枪口到目标建筑物的精准距离。影响狙击手命中目标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即风速和高度。当时的风速不足以让子弹偏离目标，所以没必要将风速因素考虑在内。高度是指灵活地计算出距离目标的射程/距离。因为我的绝大多数狙击目标是在200码（修理厂处）和650码（目标修理厂外的交叉路口）之间，所以我将瞄准具拨到了500码。这样我就可以根据射程的变化调高或调低我的狙击枪来进行精确瞄准。一旦扣动扳机，我就没有时间，在射击间隙来校对瞄准具。

我们在凌晨6点开始侦察。当我们等待特工发暗号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不同的作战方案：一个敌人突然出现在一个位置，然后另一个敌人出现在另一个位置，诸如此类。我习惯在脑海中幻想着真实的场景，自己演练式地锁定目标、瞄准，甚至模拟扣动扳机以及后续的常规程序。我模拟填满弹药，继续透过数字式激光测距仪里奥波特-10强力瞄准具找出更多的敌人。类似



三角洲部队和海豹突击队一样，是美军反恐反叛乱的精英部队。在抓捕艾托的行动中，他们提供了主要的火力攻击。

于这样的空弹和实弹射击我早已经历了数千次：在湿地、干地、泥泞地、雪地，在地面挖的洞里，透过微微打开的窗户缝隙以及可以想象到的任何场景。

在开始接受海豹突击队的训练时，我们便被灌输这样的战略理念：“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种理念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特殊时刻，我的任务就是确保每一个三角洲队战友在我的掩护下安全抵达汽车修理厂。战场上的战友不流血和我自己不流血同等重要。

本次行动的目标是艾迪德的主要财政官——欧斯曼·阿里·艾托。尽管我和卡萨诺瓦应该能凭借先前的监视识别出目标，但在得到射击命令之前，我们还需要得到中情局的情报以确认其身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艾托和他的老板已经杀害了几十万索马里人，但我们得到的指令却是只能抓捕而不能直接击毙他。这与我的个人意愿不同，我认为可以直接击毙艾托和艾迪德，那样我们就可以顺利结束这场战斗，及时为索马里人送去食物，而我们自己也可以安然无恙地回家。

一直熬到8点15分，那位为我们效力的当地情报人员才发出了约定好的暗号。那位索马里人非常卖力地为我们工作，因为中情局给了他一份不错的报酬。根据我确切的了解，情报人员的忠诚度基本取决于中情局提供给他们

的报酬。

一看到信号，我和卡萨诺瓦就发动了“全方位战斗”。“小鸟”和“黑鹰”直升机布满天空，三角洲部队荷枪实弹——城市环境为敌军提供了太多掩护、隐蔽处和逃跑路线。敌军要做的就是向直升机或者悍马扫射几个回合，然后躲进建筑物，放下武器。即使他们再次出现，这些手上没有武器的人也不会被认为怀有敌意。一切发生得太快了，而当时周围的环境糟糕透了。

三角洲队员利用甩绳快速降落在汽车修理厂内，突击队员则沿绳滑降在修理厂周边，搭载着三角洲队狙击手的“小鸟”直升机在上空盘旋，为攻击部队提供掩护。艾托的手下像老鼠一般抱头逃窜，很快，敌军的民兵组织在邻近区域出现，并开火向直升机扫射。

通常情况下，在战术上狙击小组由观测员和狙击手组成。观测员为狙击

手鉴别目标、计算目标距离和确定优先打击目标。在这次作战行动中，我们没有时间来实施上述狙击战术，因为这一次我们只参与城市战，在这样的环境中，敌军可能出现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更糟糕的是，敌军的穿戴跟平民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必须静心等待，以窥测他们的意图。即使突然有一个人手持武器出现，我们也不能立即狙击，因为他很可能是我们中的一员。所以我们要一直等到敌人的枪口指向我们的人才能动手，而且我们必须确保一旦开火就得将敌人击毙。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根本不可能有时间补上一枪或者二次射击。

我和卡萨诺瓦各自手持 0.300in 口径温彻斯特马格努姆狙击枪，在紧张的空气中静候目标出现。

透过里奥波特 -10 强力瞄准具，我看到 500 码处有一个民兵通过一扇打开的窗户向直升机开火。我尽量让自己的心跳慢下来，慢下来，慢下来，用瞄准具里的十字准星瞄准他。接下来就交由我的肌肉记忆负责了——将狙击枪稳稳抵在肩上，脸颊贴在瞄准具后面，眼睛紧盯十字准星，而不是 500 码处的那个敌人。我镇定地扣动了扳机（尽管那是一个只需要 2 磅力量就能完成的动作），我明显地感觉到了狙击枪的后坐力。这一枪击中了他的胸膛，子弹从左侧射进去，从右侧飞出来。他抽搐着，中弹的身体痛苦地扭曲成一团，永远地倒下了。

我拿起狙击枪继续侦察，“游戏”还在进行中，所有与此无关的想法都被我抛之脑后。我仿佛与我的温彻斯特马格努姆狙击枪融为一体，我们继续侦察着自己的责任区域，卡萨诺瓦也在侦察着他的责任区域。

一名带着 AK-47 的民兵，从一座离我 300 码远大厦侧边的一道逃生门中窜了出来，并瞄准正在强攻汽车修理厂的三角洲特种部队队员。从他的角度看，我确信他自认为不会被三角洲队员发现，事实上也可能如此。但他却不能从我眼中逃脱，300 码的距离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挑战。

我击中了他身体左侧，子弹从他身体右侧穿出去。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什么击中了他。他的 AK-47 安静地躺在他身边，成为一条

失去主人的孤枪。有人试图伸手拿走武器，但仅仅由我的温彻斯特马格努姆狙击枪射出的一颗子弹就足以制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每次我开枪后，我都会立即将上一个目标忘记，马上寻找下一个射击目标。

修理厂内外突然混乱起来，人们到处乱跑，“小鸟”和“黑鹰”直升机布满天空，螺旋桨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隆声，但我只关注自己的角色。除了我的瞄准具和任务外，其他任何事情都无关紧要。让这些特种兵们在修理厂好好执行他们的任务吧，而我的任务还是寻找目标并击毙目标。

这不是我第一次为国家而杀戮，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我又侦察了几分钟，发现一个民兵扛着火箭发射筒突然出现在 800 码处，准备向直升机发射。如果我能将他击毙，这将成为我作为狙击手以来最远的射程纪录，但如果我失败了呢……

第二章 在最血腥的战争中存活下来

Chapter 2

一年前，我被分配到位于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海滩的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在那儿待命时，我的头发蓄得要比海军标准发型长一些，所以我可以随时被派遣到世界各地而不被认为是军人。随海豹突击队第二分队被调遣到挪威时，平时有剃须习惯的我连络腮胡须也蓄了起来。

没有作战任务时，我就在一栋名叫“杀人屋”的反恐训练楼里和射击场上锻炼技能。

待命之后就是为期三个月的个人训练阶段，我们将动身前往集训学校：比尔·罗杰夫射击学校、驾校、自由攀爬和其他我们申请的学校。进入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的好处之一就是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和那里最好的学校。

在训练期间请假并不难，特别是刚从国外调遣回来的人请假会更容易，比如可以申请与家人去度假等。个人训练阶段之后就进入同样为期三个月的团队训练：驾车、伞降和射击训练——每结束一部分的训练就会有模拟作战，用以实践最近训练所掌握的技能。

一天晚上，我坐在名为“待命室”的比萨店（电影《海豹突击队》里查理·西恩和迈克尔·比恩站在同一个比萨店外争吵）里和我7岁的儿子布莱克，还有一个有着灰熊一般童心、外号叫“斯马吉”的男人谈论着高尔夫，我们背后的自动点唱机里放着威豹乐队的曲子。我们狼吞虎咽地享用着意大利洋葱香

肠比萨，那是我最爱吃的比萨。待命期间，我最多只能喝两杯啤酒。在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我们必须认真遵守每一条禁令。

我们喜欢喝库尔斯淡啤。每当结伴出游时，我和战友们都习惯用“库尔斯跳伞队的成员”这个幌子——我们的解释是：几个30岁出头大多数还挺帅的壮汉，脚穿Teva人字拖鞋，身着短裤、背心，前兜插着蜘蛛夹背折刀走进酒吧，难道还有假？每当我们走进酒吧，男人们就开始更换他们喝的东西，改喝库尔斯淡啤，女士们也会开始喝库尔斯淡啤。看来库尔斯应该给我们赞助。这个幌子一直没被揭穿，因为即使有人问关于跳伞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应答自如，而且我们讲的故事都非常离奇精彩。

大约19点30分时，我还没有享用完比萨和库尔斯淡啤，我的寻呼机就响了。上面显示着一组编码：T-R-I-D-E-N-T-0-1-0-1，这组编码代表“海豹突击队大院集合”，又或者是在告诉我应该使用哪一道基地大门。这时，我必须直接奔往飞机处集合。

我的各种军用包都留在“小鸟”直升机上。每一个军用包都会被封好和贴上代表特定任务的彩色条码。如果我的物品没有被正确打好包，我宁愿不要它。在一次任务中，一个伙计竟然忘了携带可以防止水浸入睡袋的地垫。可想而知，那晚他想睡个好觉的计划肯定泡汤了。

待命期间，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回去复命。无论我身在何处，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赶到飞机那里集合待命。现在，已经开始倒计时了。我和布莱克跳进庞蒂亚克格兰丹姆跑车，我驱车从比萨店顺路回家。

回到家后，我的妻子劳拉问我：“你要去哪儿？”

我耸耸肩，答道：“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即便我知道了，我也不能告诉你。亲爱的，再见！”

那是导致我婚姻破裂的一个原因：我总是突然离开，而且不知道何时回来。怎么能怪她呢？我更像是娶了我所在的部队，而不是娶了她。

斯马吉到我家接上我，并把我送到海军航空基地奥西安纳机场。一架